

莎士比亞戲劇全集

——第二輯目次——

羅密歐與朱麗

葉

漢姆萊脫

奧瑟羅

李爾王

麥克佩斯

英雄叛國記

該撒遇弒記

女王殉愛記

朱生豪譯 世界書局印行

朱生豪譯

莎士比亞戲劇全集

世界書局印行

譯者自序

於世界文學史中，足以籠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爲詞壇之宗匠，詩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臘之荷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亞，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於其不同之時代及環境中，發爲不朽之歌聲。然荷馬史詩中之英雄，既與吾人之現實生活相去過遠，但丁之天堂地獄，復與近代思想諸多牴牾；歌德去吾人較近，彼實爲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脫時空限制一點而論，則莎士比亞之成就，實遠在三子之上。蓋莎翁筆下之人物，雖多爲古代之貴族階級，然彼所發掘者，實爲古今中外貴賤貧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雖經三百餘年以後，不僅其書爲全世界文學之士所耽讀，其劇本且在各國舞臺與銀幕上歷久搬演而弗衰，蓋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國讀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壇知名之士，亦嘗將其作品，譯出多種，然歷觀坊間各譯本，失之於粗疏草率者尙少，失之於拘泥生硬者實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結果，不僅原作神味蕩焉無存，甚且艱深晦澀，有若天書，令人不能卒讀，此則譯者之過，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篤嗜莎劇，嘗首尾研誦全集至十餘遍，於原作精神，自覺頗有會心。廿四年春，得前輩同事詹文滄

先生之鼓勵，始着手爲繙譯全集之嘗試。越年戰事發生，歷年來辛苦搜集之各種莎集版本，及諸家註釋考證批評之書，不下一二百冊，悉數毀於炮火，倉卒中惟攜出牛津版全集一冊，及譯稿數本而已。厥後轉輾流徙，爲生活而奔波，更無暇晷，以續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覩世變日亟，閉戶家居，擯絕外務，始得專心壹志，致力譯事。雖貧窮疾病，交相煎迫，而埋頭伏案，握管不輟。凡前後歷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譯者撰此文時，原擬在半年後可以譯竟。詎意體力不支，厥功未就，而因病重輟筆）夫以譯莎工作之艱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學生精力，殆已盡注於茲矣。

余譯此書之宗旨，第一在求於最大可能之範圍內，保持原作之神韻；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曉暢之字句，忠實傳達原文之意趣；而於逐字逐句對照式之硬譯，則未敢贊同。凡遇原文中與中國語法不合之處，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結構，務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爲晦澀之字句所掩蔽。每譯一段竟，必先自擬爲讀者，察閱譯文中，有無曖昧不明之處。又必自擬爲舞臺上之演員，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音節之是否調和。一字一句之未愜，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盡符理想，鄉居僻陋，既無參考之書籍，又鮮質疑之師友，謬誤之處，自知不免。所望海內學人，惠予糾正，幸甚幸甚！

原文全集在編次方面，不甚愜當，茲特依據各劇性質，分爲「喜劇」、「悲劇」、「雜劇」、「史劇」

四輯，每輯各自成一系統。讀者循是以求，不難獲見莎翁作品之全貌。昔卡萊爾嘗云，「吾人寧失百印度，不願失一莎士比亞。」夫莎士比亞爲世界的詩人，固非一國所可獨佔，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詩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國讀者之間，則譯者之勞力，庶幾不爲虛擲矣。知我罪我，惟在讀者。

生豪書於三十三年四月。

譯者介紹

當我一起起生豪的時候，好像他還是坐着，握着筆出神凝思的樣兒。然而這畢竟是憧憬，是幻象，他再也不回來了，雖則這一段淒涼的悲劇的尾聲，也許會激起永久的回響。但對於他本身，對於我，都是無補的了。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的介紹，才能使不認識生豪的人，也能對他略爲了解，略爲同情。因爲生豪活着的時候，就挺不愛在人前表現自己，誇耀自己。要不然的話，也許他成名的機會，早就多的是。他文學上的天才，在中學時期，就有驚人的表現。可是他太謹慎，自己的標準太高，直到大學畢業後，還不願把作品輕易問世。實際他特長的詩歌，無論新舊體，都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抒情詩，可以置之世界名著中而無遜色。結果，他却把全部才力精力，集中在譯述莎劇全集的工作上。而終因用心過度，體力不支，再加上惡劣的環境，（在敵偽的勢力下，）磨損他的精神，使他沒有全部完成，便長辭人世。我每回想起他的殫精竭力，忠實殉道的態度，總不免傷心淚下，悲不自勝。

我初次認識生豪的時候，是在民國廿一年的秋天。在錢塘江畔，秦望山頭，極富詩意的之江大學中間。那時候，他完全是個孩子，瘦長的個兒，蒼白的臉，和善天真，自得其樂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親可近。之江的自然環境，原是得天獨厚的所在。不論是山上的紅葉歌鳥，流泉風濤；或是江邊的晨暎晚照，漁歌螢火，那一處不是詩人們神往的境界。他受着這些清靜與美的撫育和薰陶，便奠定了他那清高自愛，與世無爭的情性。他常時不修邊幅，甚至一日三餐也往往不耐煩按時以進；

嘴裏時常掛着小歌，滿顯出悠然自得的神氣。但是，正爲了這樣太柔和的環境，才使他成爲一個不慕虛榮，不求聞達的超然的人物，不能盡量表現他的才能，而默默地夭折了。

二十二年的夏天，他脫離了大學生活，入世界書局當英文編輯。那時他實際年齡還不到二十二歲，正似一隻自由的歌鳥，投進了籠子。寂寞的詩人，投進了更寂寞的環境。工作的餘暇，惟有讀書，可以補充他的空虛。他每回寫信，都向我訴說：「我寂寞，我悲哀，我再沒有詩了。」歌聲也漸漸從他嘴邊消失。他邁上了成人的不平的途徑。

……從此我埋葬了青春的遊戲，

肩上升的負擔，做一個

堅毅的英雄……

——別之江

的確，那是他轉變的時期。

那時詹文滄先生也在世界書局，他發現這一個年青的伙伴如此酷愛詩歌，具有那樣卓越的詩歌天才，而且在中英兩種文字上都有那麼深厚的造就，便勸他從事莎劇全集的移植。從此他便發下願心，要把這一位英國大天才的作品，全部介紹給中國的文壇。

以後，他便努力地搜集各種版本的莎劇，加以比較研究。一面他更實地研究戲劇的藝術，無論電影或話劇，祇須是較

爲出名的故事，他都加以欣賞批評。他的意見，很多發表在給我的信上。因爲他不愛找朋友聊天，唯一的消遣便是寫信。現在，當我再檢起這些寶貴的遺跡底時候，還可以想見他那默默地沈思底神態。

正是二十五年的秋天，他寄給我讀他所譯出的第一部暴風雨，更告訴我譯事的計劃。他估計全集有一百八十萬字左右，可以在兩年內譯完。接着譯出的有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第十二夜等一部份喜劇及雜劇，到廿六年秋天，順利地成功的，大概有七八部。那時因爲和世界書局訂了約，譯成後隨即交向局方。但不幸的戰事，曾使他的譯稿遺失了一部份。所以現在刊印的威尼斯商人、溫莎的風流娘兒們等幾部，都已是第二遍的譯稿了。

八一三的炮火，在上海發出吼聲，使他從匯山路寓所半夜裏踉蹌出走，丟了個人的全部財產，祇帶着一本莎氏劇集和一些稿子。他暫時回到了老家嘉興，但不久又因爲嘉興將近淪陷而轉輾遷避。爲了生活的不安定，譯事無法進行。一年之後，才從鄉村回到了孤島，仍在世界書局任職。

廿八年秋天，抗戰的風雲益趨緊張，上海的地位，益顯得特殊，生豪應詹文滄先生的邀請，改入中美日報主編國內新聞版。中美日報是那時上海唯一的政府報，各方觀聽所屬，時常受到敵僞的壓迫。他協助詹先生担起艱鉅的責任，有着相當優良的成績。但也爲了工作太繁重，使他全力貫注，日以繼夜，毫無閑暇，對於莎劇工作，差不多是完全停頓着的。牢獄式的報館生活，挺艱險的但也挺愉快的，就在那樣的情形下經過了兩年多。當他告訴我報館中某某兩同事失蹤消息的時候，我真爲他捏一把汗。

太平洋的炮火在十二月八日清晨響起，又把他從報館中轟了出去。失掉了職業，可也恢復了自由，他一離開報館，立刻在窄小的亭子間內工作起來。同事們陸續向重慶撤退，他却爲了不願再使譯事延擱下去，所以決計不走。而且爲了幾個朋友的鼓勵，便在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和我舉行了簡無可簡的婚禮。

以後，我們離開了上海，理由是避免物質生活的高壓。他在故鄉閉戶寫作，專心致志。不說是足不涉市，沒有必要時簡直樓都懶得走下來。而實際物質生活的壓力，依舊追隨着我們。以極低微的收入，苟延着殘喘。所以他譯述的成果，一天天增加，而精神體力，却一天天的損減了。

莎翁劇集中全部的悲劇、喜劇、雜劇，以及史劇的一部分，都在兩年中次第譯就。

三十二年秋，他日益虛弱的身體，因爲過於辛苦而患着齒病。好幾個牙齒都發着炎，熱度很高。但爲了窮，他抵死不肯醫治，我沒法勉強他。結果齒病是痊可了，身體元氣，却從此大傷。惡毒的結核種子，偷偷地在他身上茁長。那年冬季，他老是被小病牽纏着，隔不到半個月，便連續有發熱現象。他不但不肯醫治，祇要略有一些精神，就繼續他那唯一的工作。可恨的是我在那時候，忙着照管孩子，全不會意識到他病勢的嚴重性。直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日，他突然患着肋骨疼痛，發着高熱，而且有手足痙攣的現象，這下我才着了慌，徵得他的同意初次延醫診治。診斷的結果，據說是結核性肋膜炎，加有肺結核腸結核合併症。「一肺病，」像我這樣的人不患肺病，那有更適合的患者，「他苦笑着說。我知道痛苦嚙着他的心，正如嚙着我的一樣。像生豪那樣的敏感，一切的欺騙都是無所施其技的。但在初病時，希望依舊在我們的眼前閃爍，我絕不敢想

像黑暗的影子，將逐漸向我們伸展。然而可惡的潮熱，一天都不停地損害着他。藥物、針劑，都毫無效力地。延至十一月，病情驟然加重。終於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未正，無可奈何地棄我而逝。年僅三十二歲。他神志始終清楚，自憐病至垂危，腦力却絲毫未受影響。——這對他該是怎樣地增加了痛苦。臨終時使他最抱遺憾的，便是拋下我和孩子，以及尚未完功的莎士比亞劇集。他遺命囑胞弟文振代為續成。病危時他還表示過，早知一病不起，拚着命也要把他譯完。他對莎士比亞的精神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追想生豪的為人，是太偏於內向的。唯一的原因，也許爲了幼失父母，無邪的天真，被環境剝奪得太早了，養成了耿介自愛，沈默寡言的性格。好多生疏的朋友，對於他不甚明瞭；而他自己也大有不求人知，超然高蹈，與世無爭的態度。他在自己的環境中，絕不能同流合污，任何人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所以他全然是個外貌溫柔而實際嚴肅剛強，具有棱角的人。在學校時代，篤愛詩歌，對於新舊體，都有相當的成就，清麗自然，別具作風。可惜他自己編訂的幾冊詩集，（舊詩詞——古夢集；新詩——丁香集、小溪集）都因離開中美日報時太匆忙，忘却從書桌中帶走，大概無從查考了。尚有一部份留存在我處的，不久可能付印。他在英國詩人中，除了對於莎翁心悅誠服以外，對雪萊、濟慈、但尼生、勃郎寧等都有相當的研究。他在高中時期，就已經讀過不少英國諸大詩人的作品，（因爲他讀文科，那時高中也分文理科的，）感到莫大的興趣，所以他與他們的因緣，實在不淺。他原想在莎劇全集譯成之後，再買餘勇譯出莎士比亞全部十四行詩，然後從事翻譯高爾基全集。誰料到這些計劃，全成爲泡影。他在中國詩人中，特別愛陶淵明，當然因爲淵明的恬淡清高，正和他相似之故。

至於他譯述莎劇的經過和態度，大致已經在他自序中講得够詳了。但是因爲他大半工作的成功，都有我在左右，所以對於他的感受，特別覺得親切。有時他苦思力索，有時恍然有得，我們分享着其中的甘苦。他工作的時間，總是全神貫注着，每當心領神會的當兒，不知有莎翁，或劇中人物，或自己的分別。他決不願意有一句甚至一個字大意地放過，也不願意披閱各家譯出本，爲的是在自己未譯就時，怕受到無形的暗示，影響自己的作風。從譯述的辛苦中得到了樂趣，可也耗盡了心力。我眼見他一天天的消瘦，爲了家境的困苦，無法挽回可怕的運命。生豪有知，一定會抱怨我和社會對他太無情的虐待。

關於莎氏劇集譯筆的優劣，我並不想爲他誇張或文飾。因爲賢明的讀者，自有公正的評論。但我可以順便提及的，便是在他譯就的三十一本又半的中間，譯者自己的文筆，有着顯著的進步。自從他開始譯述至死亡爲止，中間經過了整整底十年，筆力方面，有着相當的差別。大概說起來，最初成功的幾部，多數是喜劇部分，如暴風雨、仲夏夜之夢等等，文筆是可愛而輕快自然。而後來成功的那些悲劇、雜劇、史劇等，却顯得老鍊、精警、流利，正是所謂爐火純青的境地。尤其是細密歐與朱麗葉、漢姆萊脫、女王殉愛記、該撒遇弒記、麥克佩斯、李爾王、奧瑟羅等，更是他得意的作品。但在用語體詩譯出的部份，却是早期的譯作，比較優美自然；也許祇是年齡的關係，剛脫離大學時的朱生豪，完全是一個詩人。有一個朋友說過，「朱生豪的本身，便是一首詩。」這當然不是無所根據的。然而，十多年前見到這一首悠然自得的詩的人，如何能想像到，十多年後的這一首詩，會已經由苦難而逝去了呢！

現在距離他死亡的時間，已在一年以上。我不想時間的老人，將會醫治我沈重的創傷。爲了惡劣的環境，使生豪無法逃避慘酷的命運。但我相信一個天才的夭折，該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損失。要不是短壽，他的心血準會在這荒涼的文藝園地裏，灌溉出更絢爛的花，對於中國文壇的貢獻，決不止此。現在我唯有希望他這僅有的成績——使他嘔盡了心血的成果，留着深刻的印象，在讀者的記憶裏，如同他的精神，永生在我的記憶裏一樣。三十五年春清如書於嘉興秀州中學。

莎翁年譜

一五六四年 四月二十三日，威廉莎士比亞生於英國瓦列克羣（Warwickshire）阿房河上之斯特拉脫鎮（Stratford-on-Avon）。關於莎氏出生日期，未能十分確定，惟受洗於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則有教堂簿籍可稽，依照當時習俗，小兒於出生後三日內受洗，故誕辰可能爲四月二十三日。

莎氏先世務農，父約翰爲一識字不多之手套商人，兼營畜牧農產，有住宅二所。母瑪麗亞登（Mary Arden）爲鄉間富農之嗣女。

是年爲依利莎伯女王（Queen Elizabeth）即位後之第七年，適當「文藝復興」以後，英國在宗教上已脫離舊教之羈絆，商業繁盛，與歐洲大陸各國來往頻繁。學術文藝方面，因感染外國影響，漸露新面目，不復爲上層階級之專有品。在戲劇方面，舊日之神蹟劇（Miracle plays）及教訓劇（Morality），日趨沒落；純粹娛樂之民間戲劇逐漸發達，古典型之悲劇喜劇，亦開始爲文人所做作。

是年戲劇家克里斯多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生，至一五九三年即卒。

一五六八年 四歲。王后劇團（The Queen's Players）來鎮表演，翌年復來。
是年父約翰任斯特拉脫鎮長。

一五七一年 七歲，入本地聖十字義務小學（The Free Grammar School of the Holy Cross）就讀。

一五七三年 九歲。大文豪（詩人，散文家，戲劇家）彭瓊生（Ben Jonson）生。

一五七五年 十一歲。是年倫敦始有戲院。當時職業伶人雖有貴族及官庭爲其護符，且深得民衆之歡迎，惟頗受地方官廳之壓迫。戲院皆建立於城外，均以木料築成，構造至爲簡陋；中央爲露天之池座，不設坐位，舞臺即突出其間；樓座成圓環形圍繞四周。無佈景，亦無幕布；後台用幕遮隔，代表密室山洞等隱藏之處；其上層爲陽臺，代表樓房城牆等較高之處；兩旁各設一門出入。演員均爲男子，女角皆以兒童扮演。另有以純粹兒童演員爲號召之私家戲院，則設於寺院之內，設備較佳，取費較貴，該項兒童均係由大教堂唱詩班中遴選而來。

一五七七年 十三歲，輟學。是時家道中落，食口衆多（有弟妹四五人），故被迫輟學佐理父業。

一五七八年 十四歲。是年約翰黎利（John Lyly 1554?—1606）所著小說攸卑斯（*Euphues*）出版，其過度運用辭藻之文體，蔚爲當時宮庭階級流行之風尚。莎氏初期喜劇愛的徒勞即以該項文體爲諷刺對象。

一五七九年 十五歲。是年湯麥斯諾斯（Thomas North）所譯帕盧塔克著之希臘羅馬偉人傳（*Plutarch's Lives*）出版，爲莎氏羅馬史劇所取資。

約翰弗萊契爾（John Fletcher）生，後亦爲戲劇家，一六二五年卒。

一五八二年 十八歲，娶安恩海瑟威（Anne Hathaway），安恩爲鄰邑農家女，長莎氏八歲。

一五八三年 十九歲，長女蘇珊娜 (Susannah) 生。

一五八四年 二十歲。是年劇作家弗蘭西斯·波蒙 (Francis Beaumont) 生，後與莎氏同年卒。

一五八五年 二十一歲，學生子漢姆納特 (Hamnet) 及女裘第斯 (Judith) 生。

一五八六年 二十二歲，離家赴倫敦，投身戲劇界。

傳說莎氏偷入湯麥斯路西爵士 (Sir Thomas Lucy) 之私家苑囿却勒科特林 (The Woods of Charlecote) 中捕鹿事發，此爲其離家之動機。自此十一年中，與家人鮮通音問。並有謂亨利四世及溫莎的風流娘兒中之夏祿法官即係影射路西爵士。然此說於事實上頗少根據。

貴族文人菲力普·錫德尼 (Sir Philip Sidney) 生於(一五五四年)卒。

一五八七年 二十三歲。是年馬洛所著悲劇丹勃林 (Tamburlaine) 上演。吉德 (Thomas Kyd 1558—1594) 葛林 (Robert Greene 1560?—1592) 披爾 (George Peele) 黎利等，當時均爲各戲院撰作劇本。

一五九〇年 二十六歲。是年史賓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寓言詩仙后 (The Faerie Queen) 前三卷出版。

一五九一年 二十七歲，是時已開始寫作劇本。

按莎氏最初僅在倫敦戲院中充打雜役務，其後飾無關重要之角色，演技上即嶄露頭角，乃漸以自編劇本問世。

愛徒勞寫成。錯誤的喜劇及亨利六世約於此時上演。自此以劇作家及名伶馳譽倫敦。

一五九二年 二十八歲。是年葛林卒（葛生於一五六〇年？為諷刺劇作家及詩人）維洛那二士約於此時寫成。

一五九三年 二十九歲。長詩愛神之戀（*Venus and Adonis*）出版。莎氏以此詩獻於騷桑普敦伯爵（*The Earl of Southampton*），伯爵為依利莎伯女王宮庭中一青年貴族，一般推測即係其十四行詩（*Sonnets*）中讚美之對象。

理查三世，約翰王，約於此年寫成。

馬洛卒。按馬洛雖與莎氏同年，其寫作劇本實遠在莎氏之先。莎氏初期所作史劇如理查三世等，作風頗受馬洛影響。其悲劇打破「三一律」之限制，首先運用「無韻詩」（*blank verse*），其主人公多為一受某種情慾支配卒陷於無可避免之失敗之人物，已為莎氏後期諸悲劇之前驅。

一五九四年 三十歲。內大臣劇團（*Lord Chamberlain's Players*）組成，莎氏為該團之一員。因有當時首席名伶 Richard Burbage 為其台柱，且得莎氏為之經常編劇，該團聲譽鵲起。

是年奉女王之召，在格林尼區宮（*Greenwich Palace*）演劇。

長詩貞女劫（*The Rape of Lucrece*）出版，仍獻與騷桑普敦伯爵。十四行詩之一部分約於此時寫成。

血海殲仇記出版。

自一五九〇年至此，論者均認為莎氏寫作之初期，亦可稱為習作時期。此期作品大多改編舊劇，其創作者亦未

脫摹擬他人之痕迹。喜劇方面受黎利葛林之影響，悲劇史劇則受馬洛之影響。

一五九五年 三十一歲。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理查二世，約於此年寫成。

一五九六年 三十二歲，子漢姆納特死，始返家。

威尼斯商人約於此年寫成。

一五九七年 三十三歲，在斯特拉脫鎮購巨宅一所，名曰新地（New Place），為全鎮房屋之冠。此後數年中，在本鎮及倫敦陸續購置地產一百餘畝。

羅密歐與朱麗葉，理查二世，理查三世，均出版。馴悍記約於是年寫成。

是年文哲巨子弗朗西斯裴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之論文集（Essays）出版。按有人以為莎氏戲劇實係裴根所作，其說至為牽強，不足成立。

一五九八年 三十四歲。亨利四世，溫莎的風流娘兒們，約於此年寫成。

瓊生之喜劇談諧大成（Everyman in His Humour）上演，莎氏參加演出。瓊生在當時戲劇界中，為主張嚴守古典格律最力者之一，其持論與莎氏自由創造之作風相反。然莎氏死後，瓊生為其全集題詞，中有「君非屬於某一時代，乃屬於一切時代者」之語，可見其推崇之深。

一五九九年 三十五歲。寰球戲院（The Globe Theatre）落成於騷斯瓦克（Southwark）之班克賽德（Bankside）。莎